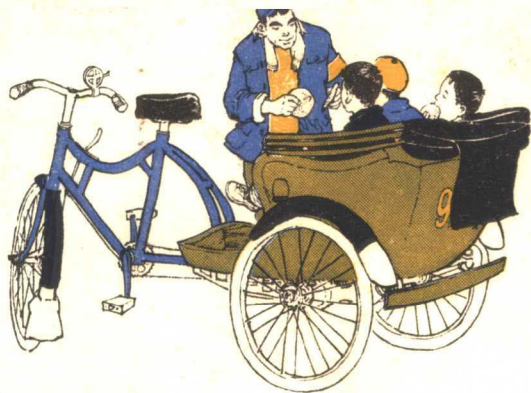


讲故事

6



JIANG GUSHI

全家兵·····包蕾创作

撑船的姑娘·····李学中创作

三个老老头·····南市区地区
业余创作室创作

学习程德旺·····席文华创作

种山芋·····康新民搜集整理

讲故事

·丛刊·

第六辑

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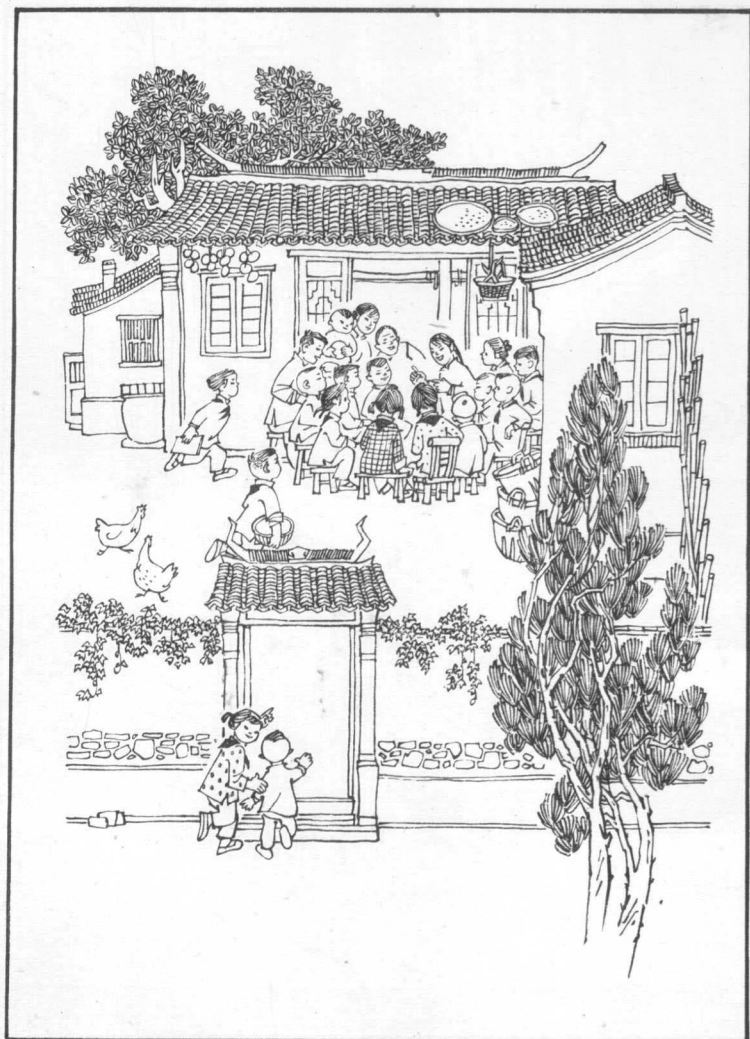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书号:文119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 1/4印张 字数24,000

1964年12月第1版 196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-200,000

统一书号:R10024·3057 定价:0.09元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快去听革命故事

乐小英 画



江苏省常熟县少年之家积极组织少年开展讲故事活动，在一九六四年夏天，训练了八十多名小故事员，举行了一百多次小型的乘凉故事会。学校开学以后，少年之家又分点举办了两次小故事员训练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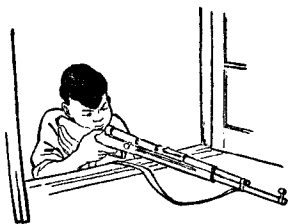
小故事员除了在学校、家庭活动，有时还利用课余时间到茶馆、饭馆和汽车站去讲革命故事。

图为小故事员在虞山镇山景园茶楼讲故事。

(黄虎风)

全 家 兵

包 蕾



六亿人民六亿兵，
万里江山万里营；
敌人胆敢来侵犯，
把它消灭干干净。

说的是：我们祖国沿海有一个小岛，岛上有一位老英雄，姓洪名定国，今年六十三岁，紫棠色的脸上，配上一绺(liǔ)银白的长须，两只闪亮的眼睛，更显得威风凛凛(lǐn-lǐn)。儿子洪卫民是公社的打鱼能手，媳妇李兰英也参加生产。孙女凤仙，今年二十三岁，在大队担任会计，是全岛闻名的神枪姑娘。剩下孙儿阿良，才十四岁，刚进初中，长得圆脸大眼，腿粗胳膊壮，结实得像头小牛犊(niú-dú)，可顽皮得像只小猴子。

全家五口，除了阿良还小，生产个个走在前头，练武人

人精神抖擞〔dǒu-sǒu〕，真是劳武结合，齐头并进。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当然都是民兵，爷爷不服老，硬是算上一个。阿良年龄不够格，可他把自己也凑上，叫做“候补民兵”。全家一有空，不是耍刀就是练枪，称得上是个军事化家庭。

要说到洪定国老英雄，人人都知道他有一样宝贝，就是他那支三八式步枪。无论上山行路，下海行舟，这支枪总不离身，睡觉的时候，就放在枕头边。队里有人劝过他说：“您老上了岁数，把这支枪交了公，换支新枪来，又轻又好使。”谁知道他老人家捋(luō)着胡子一笑：“赵子龙的枪虽好，换不了关爷爷的大刀。”弄得人家也不敢再提了。

再说阿良，眼看着大人们扛着枪练操比武，射击打靶，自己却沾不了边，只得自己动手做了一支木头步枪，虽说做得不错，可终究是假的，要开枪还得靠嘴巴帮忙，“叭、叭、叭……”叫干了喉咙也打不出一发子弹。阿良常想把大人的枪拿来过过瘾，能扛着兜一圈也够神气了。谁知道爷爷就是不让。

近一个月来，民兵练武搞得热火朝天。为什么？近来敌人蠢蠢欲动，得加紧准备。这一天，又是民兵打靶的日子。爷爷、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全在一个班里，他们扛着枪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走进靶场。阿良明明知道没他的份儿，偏偏也背了那支木头步枪，紧紧跟在后面，心里嘀咕着：今天能给我打上一枪，就三天不吃饭我也愿意。进了靶场，爷爷他们快

步奔到射击线，跪倒在地。就在这时候，前边出现几个胸靶，“叭、叭、叭……”一阵枪响，个个都得了优秀。接着前边又出现几个人头靶，“叭、叭、叭……”枪枪打中靶心。靶场里立刻响起一片叫好声，说是“父是英雄儿好汉，这一家子可真棒！”这几句话钻进阿良耳朵里，刺在阿良心窝里，他脸上一阵火辣，恨不得夺过枪也打几枪。他正在胡思乱想，猛地听得喊声：“伞兵，伞兵！”阿良赶紧抬头一望，原来是几个彩色的气球，高高地飞向天空。他还没有数清有几个，枪声倒又响了，“叭、叭、叭……”天上的气球就跟着“拍、拍、拍……”一个个裂开，只剩下最后一个，飞得最高，借着风势一个劲地往上飞，想躲到白云里去避难。大家正在着急，只见阿良的姐姐神枪姑娘洪凤仙挺身站起来，举枪瞄准，叭的一声，那个气球也完了蛋。靶场里又响起一阵叫好声。就在这叫好声中，爷爷带了一家子走出靶场来。这时候阿良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扑上去，一把拉住爷爷：“爷爷，你就给我打一枪吧！”爷爷先是一楞，随后说声“不行！”只顾自己往前走。阿良哪里肯放，又一把拉住后面过来的姐姐：“姐姐，你给我说说！”姐姐看着他那样儿，忍不住要笑。没想到爷爷回过头来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去！你还不知道枪杆子是干什么的，你就想打枪了？”这句话就像是一盆冷水，浇得阿良全身冰凉，耷拉着脑袋回家去。

这天晚上，阿良饭也不吃，一个人坐着发呆。爷爷背着

双手，慢慢地走过来，对他说：“怎么，生你爷爷的气了？”阿良不响。“哟，这气还不小嘛！你说，你要打枪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想打枪是为了让人叫好，是不是？孩子，你爷爷真盼望你扛上枪，前辈打下了江山，这保江山的事，可得由后辈来担了。不过你得真正弄懂咱们为什么要当民兵，为什么要练本领。要不，你一辈子也别想拿枪杆子。”

爷爷这几句话说得可有分量，阿良呼地站起来说：“爷爷，你说我连这也不懂呀？咱们当民兵，练本领，是为了打敌人。”爷爷听了，点点头，捋着胡子说：“嗯，不错。可你不知道不知道谁是敌人啊？”阿良马上接着说：“解放前爷爷交不上渔税，被渔霸逮去坐大牢，爹不肯替蒋匪军修工事，被他们吊在树上三天三夜，差点送了命。那些欺压爷爷跟爹的反动派就是敌人。”“对了。不过受罪的不止你爷爷跟你爹。要说敌人，除了国民党反动派，还有帝国主义呢。咱们劳动人民那时候为什么受他们的欺压？就因为手里没有枪。就为这深仇大恨，咱们这岛解放那时候，你爷爷才拚着性命，从敌人手里夺过那支‘三八式’。”爷爷一说到他那支“三八式”，眉开眼笑了。冷不防阿良插上一句：“爷爷，好爷爷，让我打枪吧！我当上了民兵，咱们就是全家兵了。”爷爷一想，说：“好吧！”爷爷说话素来说一不二，阿良一听“好吧”两个字，一脸的乌云立刻散开，乐得一蹦三尺高。爷爷说：“慢着，慢着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你跟着你姐姐好好地学，几时学会了

瞄准，几时发给你一颗子弹。”

从这以后，阿良每天一放学就找姐姐教他瞄准，要不是姐姐跟他讲好条件：每天晚上要做好作业，考试成绩都在四分以上，才教他练枪，他简直全给那支枪迷住了。姐姐可忙得很，要把一个大队的帐目，记得一笔是一笔，有几天很晚才回家。这时候，阿良就跟着爷爷学刺杀，跟着娘学救护，跟着爹学投弹，倒真是样样来劲，毫不松懈(sōng-xiè)。姐姐教给他的瞄准要领：怎么托枪，怎么屏(bǐng)气，怎么扣扳机，他倒学得有点儿入门了，可就是两只眼睛不听使唤，姐姐说：“你得左眼闭，右眼张，缺口、准星、目标三点成一线。”他那两只眼睛呀，倒像是牵在一根线上似的，他开头倒也能够闭着左眼，张着右眼，不过，不多一会儿，那左眼颤(zhàn)着颤着也就张开了。急得姐姐在旁边直喊：“唉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阿良自己也气得在左眼上打三下：“你跟我捣蛋，硬是破坏！”骂管骂，两只眼睛还是不听话。你们说阿良急不急？

这一天，阿良放学回家，他爹出海打鱼去了，爷爷跟姐姐都没回来。他丢下书包，就摘下他姐姐的步枪，搁在窗沿上，对着二百米外的一棵大树练起瞄准来。可是右眼正望着缺口，左眼也露出一条缝来，偏偏瞅(chǒu)着那枝树梢，怎么也对不到一起去。他急得头上直冒汗，就放下枪杆，拿了一块毛巾来擦脸，这一擦，嚯，他倒想出个主意来了，举手就把毛巾扎住两只眼睛，再从鼻子右边把毛巾往上掀(xiān)起

一点，露出右眼来，这不就是左眼闭右眼开了吗？现在再来练瞄准，好，好，好！这下子行了。缺口对准星，准星对大树，一点儿没错。他越练越得意，恨不得马上去告诉姐姐跟爷爷，再一想：慢着，等我打中了靶再说出来，叫他们吃一惊。这一天，他直练到太阳下山，第二天一早，又找了个清静地方去练，不单练瞄准，还把姐姐教的其他要领一一练得十分熟练。

这样过了许多天，又到了打靶的日子。阿良清早跟着一家子到了靶场，缠住姐姐说：“今天可要让我打靶了！”“不行啊，你还没练好。”“谁说我没练好。我天天在练，你没看见？”姐姐还是不放心：“那你的眼睛……”“眼睛没问题，反正我把基本功都练好了。你不信，就让我打给你看。”姐姐信又不行，不信又不行；正在为难，爷爷走过来了，看了他半晌开口说：“好吧！给他一发子弹。要是能行，下次正式参加。”爷爷是班长，能作这个主。姐姐就把自己的枪借给了阿良，又摸出一发子弹给他。

阿良接过那发铜光发亮的子弹，就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，自己给自己发口令：向后转！跑步！他一直奔到射击线去，连姐姐交待他要沉住气也没听见。这边爷爷替他招呼了一下，布置了个五十米胸靶射击，还给他堆上些土，筑了个临时的依托，自己才退了下来在后边看。阿良一个卧倒，搁好了枪，把子弹推上膛，一边从腰里解下一块毛巾来很快

地扎在头上，蒙住左眼，露出右眼，稳住枪托，瞄准目标，屏住呼吸，叭，哧——，前边的“蒋光头”给打中了。

阿良满脸红光，就像在学校里考试得了个全五分，站起来解下毛巾扛着枪，活蹦乱跳地向爷爷姐姐奔过来，一边嚷着：“爷爷，怎么样，你瞧见了把？”“哼！”爷爷打鼻子里哼出一股冷气来。阿良这才注意到爷爷脸上连一丝笑容也没有，倒像是在生气；再看看姐姐，也是沉着个脸，一声不响地从他肩上把枪拿了过去。这是怎么啦？阿良想，兴许是他们没看见，还当我没打中呢，就说：“爷爷，我打中了！”“你怎么打中的？”“打中就打中了呗！扳机一扣，叭，这不就打中了。”“我问你这双眼睛。”爷爷一提眼睛，阿良又乐了：哈哈，爷爷还不知道我的妙计呢。还当我是瞎猫逮死老鼠，碰上的。他笑着说：“爷爷，您瞧！”说着又拿了毛巾往头上扎，想不到爷爷劈手把毛巾夺了过去。“嘿，你还要耍这个把戏呀？我早就看清了。”阿良一愣：看清了不更好吗，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呀？

不说爷爷严厉地瞅着阿良，姐姐拉起他的手，问了：“阿良，那天你怎么回爷爷的话的，为什么要当民兵，为什么要练本领？”“为了打敌人。”“对了。那我问你，要是你刚才打的那个靶子真是蒋光头，你该怎么办呢？”“那还用说，打嘛！”“好。可你是怎么瞄准的？你能跟蒋光头打个招呼：喂，蒋光头，对不起，你慢一点过来。让我先把毛巾扎好，再让我漏

出右眼，对你瞄准好了再打你。”姐姐这几句话，说得阿良羞得想钻地洞。天下哪有这样打仗的，这像话吗？这时候，爷爷开口了：“孩子啊，孩子，我看你说的‘为了打敌人’，其实是句空话。你打靶的时候，心里想着是在打敌人吗？你心里没有敌人，民兵连能把枪交给你啦？你回去好好琢磨(zhuó-mo)琢磨。”

这一天，阿良觉得自己忽然长大了许多。以后，他举起姐姐的枪练习瞄准的时候，那支枪好像重得多了。不管瞄准的是什么，他都这么想，这是曾经欺负过爷爷跟爹娘、曾经欺负过劳动人民的敌人，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，哼，非把它打死不可！就这样，他使劲练，用心练，练出成绩来了。当然，左眼闭右眼开这就更不成问题了。而且，不单是射击，就连刺杀、投弹种种武艺，也练得像个样子。队里都说：阿良这可真的快成个民兵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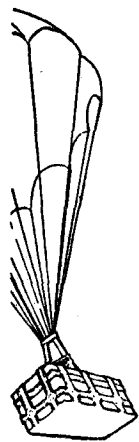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晚，阿良因为练武练得辛苦了，睡得很甜，半夜里，他忽然被什么声音惊醒了，揉揉眼睛坐起来，叫了声：“爷爷！”没人答应，再叫声：“姐姐！”也没人答应。他急了，大声叫：“娘！”还是没人答应。他急忙摸黑穿衣起来，点亮灯一照，果然全家的人都不在，再抬头一看，墙上挂着的枪全给带走了。一定是发现了情况，民兵全出动了。阿良想：他们连叫也不叫我一声，嗯，我这个“候补民兵”可不能自动掉队。他吹熄了灯就往外跑。

天空上只有几颗星星，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。阿良想：往哪去找他们呢？不管它，先翻过山去，到海边瞧一瞧。他抬腿就往山上跑。这一带都是熟路，不消一会儿就到了山腰。他正要再往上爬，忽然传来一声吆喝：“站住！”他仰头一看，山顶树影里闪出个人来，正举枪对着他。听声音，看模样，阿良一下就认出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姐姐。“姐姐，我一眼就认出是你。”“我也早看出是你。”哈，原来姐姐的眼力不比他差。

姐姐把他叫上山顶，悄悄地告诉他：今晚可不是演习，是真有情况。爹出海打鱼回来，在海滩发现了可疑的踪迹，马上报告解放军，原来解放军也得到了情报，特务已经偷偷钻上海岛了，正在布置部队搜查，叫民兵配合加强岗哨。最后姐姐说：“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你快回家去歇着，不许瞎跑乱闯，当心人家把你当坏人揍你一枪。”阿良本来听得挺带劲，听到这几句话，可气得跳起来了：“爷爷说练武为了打敌人，现在敌人送上门来，倒叫我歇着？你当我是八九十岁掉了牙的老奶奶？”“可你不是民兵。”“我是‘候补民兵’！”阿良简直要吵架了，姐姐没法，只得说：“好，那你得听我的命令。”阿良啪的一个立正：“是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”“班长就在南山洼里，你去找他，让他分派你任务。”“是！”班长是谁？班长就是爷爷嘛！阿良一个向后转，就往山下奔。

当他奔到山腰，忽然觉得眼前有个东西一闪，这是什么呀？他站住定神一看，天空有个黑点子，一会儿没了，一会

儿又看见了，再一听，好像有一阵细细的嗡嗡嗡的声音，可是这声音一会儿就给山风跟海浪的声音冲没了。而这时候，那个黑点子却越来越显眼，飘飘荡荡，正朝着自己站着的地方飘来。啊，是伞兵！是空降特务！阿良心里一紧：好，你这个狗东西，今天碰到我手上来了，看我不揍死你。可是阿良这时候才想起自己是双手空空的。有一支枪多好啊！阿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一支枪，一支真正的枪！没有枪就不跟敌人斗了吗？就让敌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跑了吗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他立刻弯下身子，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来。他刚直起腰，忽然听得叭的一声枪响，那降落伞中了枪弹，飞快地往下掉。原来姐姐早就看见了，这一枪就是她打的。



那降落伞越掉越低，越掉越低，眼看就要掉在阿良面前一二百米的地方。阿良心里恨啊！这就是欺负过爷爷跟爹娘的敌人，这就是



妄想来破坏社会主义的敌人。他不顾一切地向山下奔去。说来也真

巧，降落伞刚刚着地，阿良也刚刚赶到。阿良一步三纵（zòng），奔到降落伞跟前，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扑：“小蒋介石，看你往哪跑？！”



阿良逮住敌人了么？逮住了。可是

那家伙硬梆梆的，一动不动，一响不响。阿良心里疑惑，侧过头来一看，啊，哪是什么空降特务，原来是一捆三四尺长、两三尺宽的东西呢。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！达达达达，背后一阵脚步声，阿良猛回头一看，嘿，原来是姐姐来了。姐姐气喘喘地说：“你这个冒失鬼，空着双手就能对付敌人了？”阿良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：“这不就也对付了。”姐姐说：“哼，要真的是个活家伙呢？”阿良一想，没词了。姐姐接着又说：“你见敌人猛冲猛打，这很好，可也得讲点战术。我早看清是敌人的空投物资了，才开了一枪，让它落在这儿，要是个活家伙，不等他着地，我就一枪先打伤了他，咱们就可以捉俘虏了。”姐弟俩正说着话，忽然听到一片呐喊声，接着山洼里亮起几十个火把，闹哄哄地朝着山上走来。原来是民兵配合着解放军，把潜藏在山洞里的两个狗特务逮住了。

这次战斗的战果：俘虏美蒋特务两名，缴获空投物资一包。咱们的损耗：步枪子弹一发，这就是神枪姑娘洪凤仙——阿良的姐姐打降落伞用的那一发子弹。

在全岛民兵庆祝胜利的大会上，阿良得到了一支枪，一支真正的枪，这就是爷爷的那支三八式；而爷爷也接受了民兵连发给他的一支又轻又好使的新式步枪。

为什么把那支又旧又重的三八式给了阿良呢？原来这是爷爷的意思。爷爷说：“这是我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枪，让阿良扛着，好记住老一辈的苦日子，记住敌人永远不死心，还想把咱们拖回那苦日子去。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，还有反动派，咱们的枪就得一代传一代，代代相传。”

这正是：牢记阶级仇，紧握手中枪；英雄传家谱，保国卫家乡。

朱延龄 插图

撑船的姑娘

兴化县 李学中



八月正是收割的时节。

这天，天高气爽，田间小道上走过来一个军人模样的人。

他一会儿看看路边的稻子，
只见稻穗沉甸甸的，在风里

摇头摆脑，眼看今年是个好收成，不由得连声叫好；他一会儿又停在棉田前面，看到满田的白花、黄花、红花，开得十分旺盛，又高兴得不住点头，还竖起了大拇指。

这人就这样儿边走边看，边看边走，忽然眼前出现了一条两丈多宽的河沟，两岸整整齐齐栽着柳树，河水清清，一群鸭子正在寻找活鲜吃。他一下子呆住了，往东瞅瞅，往西瞧瞧，不知道该往哪走。这时候正好有个社员挑着水草走过，他就扯开喉咙喊：“喂，同志，请问上毕家庄往哪走？”“往东，沿着河沟走，到了龙河有个渡口，过河就是啦！”“哦，同志，我记得这里本来没有这河沟呀！”“是罗，这是一九五八